雲遊

徐志摩遺著



新月書店出版



雲遊

徐志摩著



上海

新月書店印行

序

陸小曼

我眞是說不出的悔恨爲甚麼我以前老是懶得寫東西。志摩不知逼我幾次，要我同他寫一點序，有兩會他將筆墨都預備好，只叫我隨便塗幾個字，可是我老是寫不到幾行，不是頭暈卽是心跳，只好對着他發楞，招頭望着他的嘴盼他吐出聖旨來我卽可以立時的停筆。那時間他也只得笑着對我說「好了，好了，大大我眞拿你沒有辦法，去躭着吧！回頭又要頭痛了，」走過來擲去了我的筆，扶了我就此就下了，再也不想接續下去。我只能默默然的無以相對，他也就

只得對着我乾笑，幾次的張羅結果終成泡影。

又誰能料到今天在你去後我才眞的認眞的算動筆寫東西，回憶與追悔便將我的思潮模糊得無從捉摸。說也慘，這頭一次的序竟成了最後的一篇，那得叫我不一陣心酸，難道說這也是上帝早已安排定了的麼?

不要說是寫序我不知道應該如何落筆，壓根兒我就不會寫東西，雖然志摩常說我的看東西的決斷比誰都强，可是輪到自己動筆就抓瞎了。這也怪平時太懶的原故。志摩的東西說也慚愧多半沒有讀過，這一件事有時使得他狠生氣的。也有時偶而看一兩篇，可從來也未嘗誇過他半

句，不管我心裏是夠多麼的嘆服，多麼讚美我的摩。有時他若自讀自讚的我還要罵他臭美呢。說也奇怪要是我不喜歡的東西，只要說一句『這篇不大好』他就不肯發表。有時我問他你怪不怪我老是這樣苛刻的批評你，他總說：『我非但不怪你還愛你能時常的鞭策，我不要容我有半點的「臭美」因爲只有你肯說實話別人是老一味恭維』話，雖如此可是有時他也怪我爲甚麼老是好像不希罕他寫的東西似的。

其實我也同別人一樣的崇拜他，不是等他過後我才誇他，說實話他寫的東西是比一般人來得俏皮。他的詩有

幾首眞是寫得像活的一樣，有的字用得別提多美呢！有些神仙似的句子看了眞叫人神往，叫人忘却人間有煙火氣，牠的體格眞是高超，我眞服他從甚麼地方想出來的。詩是沒有話說不用我讚，自有公論。散文也是一樣流利，有時想學也學不來的。但是他缺少寫小說的天才，每次他老是不滿意，我看了也是覺得少了點甚麼似的，也不知道是甚麼道理，我這一點淺薄的學識便說不出所以然來。

洵美叫我寫摩的雲游的序，我還不知道他這雲遊是幾時寫的呢！雲遊！可不是，他眞的雲遊去了，這一本怕是他最後的詩集了，家裏零碎的當然還有，可是不知夠一本不。

這些日因爲成天的記憶他只得不離手的看他的信同書，愈好當然愈是傷感，可嘆奇才遭天妒，從此我再也見不着他的可愛的詩句了。

當初他寫東西的時候常喜歡我在書桌邊上搗亂，他說有時在逗笑的時間往往有絕妙的詩意不知不覺的翩臨的，他的巴黎的鱗爪，翡冷翠的一夜，自剖，都是在我的又小又亂的書桌上出產的。書房，書桌，我也不知給他預備過多少次，當然比我的又清又潔，可是他始終不肯獨自靜靜的去寫的，人家寫東西，我知道是大半喜歡在人靜更深時動筆的，他可不然，最喜歡在人多的地方尤其是離不了

我除我不在他的身旁。我是一個極懶散的人，最不知道怎樣收拾東西，我書桌上是亂的連手都幾乎放不下的，當然他寫完的東西我是輕意也不會想着給收拾好，所以他隔夜寫的詩常常次晨就不見了，堵着嘴只好怨我幾聾，現在想起來眞是難過，因爲詩意偶然得來的是不輕容易再來的，我不知毀了他多少首美的小詩，早知他要離開我這樣的匆促，我賭咒也不那樣的大意的。眞可恨，爲甚麼人們不能知道將來的一切。

我寫了半天也不知胡謅了些甚麽，頭早已暈了，手也發抖了，心也痛了，可是沒有人來擲我的筆了。四週只是寂

靜，房中只聞滴搭的鐘聲，再沒有志摩的「好了，好了」的聲音了。寫到此地不由我陣陣的心酸，人生的變態眞叫人難以捉摸，一霎眼，一縐眉，一切都可以大翻身。我再也想不到我生命道上還有這一幕悲慘的劇。人生太可怪了。

我現在居然還有同志摩寫一篇序的機會，這是我早答應過他而始終沒有實行的。將來我若出甚麽書是再也得不着他半個字了，雖然他也早已答應過我的。看起來還是他比我運氣，我從此只成單獨的了。

我再也寫不下去了，沒有人叫我停我也只得自己停了。我眼前只是一陣陣的模糊，傷心的血淚充滿着我的眼

眶再也分不清白紙與黑墨，志摩的幽魂不知到底有一些回憶的能力不？你若擱筆還不見持我筆的手！！

小曼，二〇，一二，三〇。



目次

雲遊

那天你翩翩的在空際雲遊，
自在，輕盈，你本不想停留
在天的那方或地的那角，
你的愉快是無攔阻的逍遙。
你更不經意在卑微的地面
有一流澗水，雖則你的明艷
在過路時點染了他的空靈，

使他驚醒，將你的倩影抱緊。

他抱緊的只是綿密的憂愁，
因爲美不能在風光中靜止；
他要，你已飛度萬重的山頭，
去更闊大的湖海投射影子！
他在爲你消瘦，那一流澗水，
在無能的盼望，盼望你飛回！

火車禽住軌

火車禽住軌，在黑夜裏奔：
過山，過水，過陳死人的墳；

過橋，聽鋼骨牛喘似的叫，
過荒野，過門戶破爛的廟，

過池塘，羣蛙在黑水裏打鼓，

過嵝口的村莊，不見一粒火；

過冰清的小站，上下沒有客，
月台袒露着肚子，像是罪惡。

這時車的呻吟驚醒了天上
三兩箇星，躲在雲縫裏張望：

那是幹什麽的，他們在疑問，
大涼夜不歇着，直鬧又是哼，

長蟲似的一條,呼吸是火燄,
一死兒往暗裏闖,不顧危險,

就憑那精窄的兩道,算是軌,
馱著這份重;夢一般的累墜。

累墜!那些奇異的善良的人,
放平了心安睡,把他們不論

傻的村的命全盤交給了它，
不問爬的是高山還是低窪，

不問深林裏有怪鳥在詛咒，
天象的輝煌全對着毀滅走；

只圖眼前過得，裂大嘴打呼，
明兒車一到，搶了皮包走路！

這態度也不錯！愁沒有箇底；

你我在天空，那天也不休息，

睜大了眼，什麼事都看分明，
但自己又何嘗能支使運命？

說什麼光明，智慧永恆的美，
彼此同是在一條線上受罪；

就差你我的壽數比他們強，
這玩藝反正是一片糊塗賬，

你去

你去，我也走，我們在此分手；
你上那一條大路，你放心走，
你看那街燈一直亮到天邊，
你只消跟從這光明的直線！
你先走，我站在此地望着你，
放輕些腳步，別教灰土揚起，
我要認清你的遠去的身影，

直到距離使我認你不分明，
再不然我就叫幾你的名字，
不斷的提醒你有我在這里
爲消解荒街與深晚的荒涼，
目送你歸去……

不，我自有主張，
你不必爲我憂慮；你走大路，
我進這條小巷，你看那顆樹，
高抵着天，我走到那邊轉灣，
再過去是一片荒野的凌亂：

有深潭，有淺窪，半亮著止水，
在夜芒中像是紛披的眼淚；
有石塊，有鉤刺脛踝的蔓草，
在期待過路人疎神時絆倒！
但你不必焦心，我有的是胆，
凶險的途程不能使我心寒。
等你走遠了，我就大步向前，
這荒野有的是夜露的清鮮；
也不愁愁雲深裏，但須風動，
雲海裏便波湧星斗的流汞；

更何況永遠照徹我的心底；
有那顆不夜的明珠，我愛你！

在病中

我是在病中，這懨懨的倦臥，
看窗外雲天，聽木葉在風中……
是鳥語嗎？院中有陽光暖和，
一地的衰草，牆上爬著藤蘿，
有三五斑猩的，蒼的，在顫動。
一半天也成泥……
城外，啊西山！

太辜負了，今年，翠微的秋容！
那山中的，眖月，有彎，也有環：
黃昏時誰在聽白楊的哀怨？
誰在寒風裏賞歸鳥的羣喧？
有誰上山去漫步，靜悄悄的，
去落葉林中檢三兩瓣菩提？
有誰去佛殿上披拂着塵封，
在夜色裏辨認金碧的神容？

這病中心情：一瞬瞬的回憶，

如同天空，在碧水潭中過路，
透映在水紋間斑駁的雲翳；
又如陰影閃過虛白的牆隅，
瞥見時似有，轉眼又復消散；
又如縷縷炊煙，才嫋裊，又斷……
又如暮天裏不成字的寒雁，
飛遠，更遠，化入遠山，化作煙！
又如在暑夜看飛星，一道光
碧銀銀的抹過，更不許端詳。
又如蘭蕊的清芬偶爾飄過，

誰能留住這沒影踪的婀娜？
又如遠寺的鐘聲，隨風吹送，
在春宵，輕搖你半殘的春夢！

二十年五月續成七年前殘稿

雁兒們

雁兒們在雲空裏飛，
看她們的翅膀，
看她們的翅膀，
有時候紆迴，
有時候匆忙。
雁兒們在雲空裏飛，

晚霞在她們身上，
晚霞在她們身上，
有時候銀輝，
有時候金芒。

雁兒們在雲空裏飛，
聽她們的歌唱！
聽她們的歌唱！
有時候傷悲，
有時候歡暢。

雁兒們在雲空裏飛，
為什麼翺翔？
為什麼翺翔？
她們少不少旅伴？
她們有沒有家鄉？

雁兒們在雲空裏徬徨，
天地就快昏黑！
天地就快昏黑！

前途再沒有天光，
孩子們往那兒飛？

天地在昏黑裏安睡，
昏黑迷住了山林，
昏黑催眠了海水；

這時候有誰在傾聽
昏黑裏泛起的傷悲。

鯉跳

那天你走近一道小溪，
我說「我抱你過去，」你說「不；」
「那我總得攙你，」你又說「不。」
「你先過去，」你說，「這水多麗！」
「我願意做一尾魚，一支草，
在風光裏長，在風光裏睡，

收拾起煩惱，再不用流淚；
現在看！我這錦鯉似的跳！」

一閃光豔，你已縱過了水；
脚點地時那輕，一身的笑，
像柳絲，腰那在俏麗的搖；
水波裏滿是鯉鱗的霞綺！

七月九日

別擰我，疼

「別擰我，疼，」……
你說，微鎖着眉心。

那「疼，」一個精圓的半吐，
在舌尖上溜——轉。

一雙眼也在說話，

晴光裏漾起
心泉的祕密。

夢
洒開了
輕紗的網。

『你在那裏？』
『讓我們死，』你說。

領罪

這也許是個最好的時刻。
不是靜。 對面園裏的鳥，
從杜鵑到麻雀，已在叫曉。
我也再不能抵抗我的困，
它壓着我像霜壓着樹根；
斷片的夢已在我的眼前
飄拂，像在曉風中的樹尖。

也不是有什麼非常的事,
逼着我決定一個否與是。
但我非得留着我的清醒,
用手推着黑甜鄉的誘引:
因爲這是我唯一的機會,
自己到自己跟前來領罪。
領罪,我說不是罪是什麼?
這日子過得有什麼話說!

難忘

這日子——從天亮到昏黃，
雖則有時花般的陽光，
從郊外的麥田，
半空中的飛燕，
照亮到我勞倦的眼前，
給我剎那間的舒爽，
我還是不能忘——

不忘舊時的積累，
也不分是惱是愁是悔，
在心頭，在思潮的起伏間，
像是迷霧，像是詛咒的兇險：
它們包圍，它們纏繞，
它們猶露着牙，它們咬，
它們烈火般的煎熬，
它們伸拓着巨靈的掌，
把所有的忻快攔擋……

一九三〇年春

霹靂的一聲笑，
從雲空直透到地，
刮它的臉扎它的心，
說：『醒罷，老睡着幹麽？』

……………………………………………………
……………………………………………………

三日，滬寧車上。

愛的靈感

——奉適之——

下面這些詩行好歹是他撩撥出來的，正如這十年來大多數的詩行好歹是他的撥出來的！

不妨事了，你先坐着罷，
這陣子可不輕，我當是
已經完了，已經整個的
脫離了這世界，飄渺的，

不知到了那兒。彷彿有
一朶蓮花似的雲擁着我，
（她臉上浮着蓮花似的笑）
擁着到遠極了的地方去……
唉，我眞不希罕再回來，
人說解脫，那許就是罷！
我就像是一朶雲，一朶
純白的，純白的雲，一點
不見分量，陽光抱着我，
我就是光，輕靈的一球，

往遠處飛往，更遠的飛；
什麼累贅，一切的煩愁，
恩情，痛苦，怨，全都遠了，
就是你——請你給我口水，
是橙子吧，上口甜着哪——
就是你，你是我的誰呀！
就你也不知那裏去了：
就有也不過是曉光裏
一髮的青山，一縷遊絲，
一翳微妙的暈；說至多

也不過如此，你再要多
我那朵雲也不能承載，
你，你得原諒，我的寃家！：
不礙，我不累，我讓你說，
我只要你睜着眼，就這樣，
叫哀憐與同情，不說愛，
在你的淚水裏開着花，
我陶醉着它們的幽香；
在你我這最後，怕是吧，
一次的會面，許我放嬌，

容許我完全佔定了你，
就這一晌，讓你的熱情，
像陽光照着一流的幽澗，
透澈我的淒冷的意識，
你手把住我的，正這樣，
你看你的壯健，我的衰，
容許我感受你的溫暖，
感受你在我血液裏流，
鼓勵我將次停歇的心，
留下一個不死的印痕：

這是我唯一，唯一的祈求：
好，我再喝一口，美極了，
多謝你。現在你聽我說。
但我說什麼呢，到今天，
一切事都已到了盡頭，
我祇等待死，等待黑暗，
我還能見到你，偎着你，
眞像情人似的說着話，
因爲我夠不上說那箇，
你的溫柔春風似的圍繞，

這於我是意外的幸福，
我只有感謝，（她合上眼。）
什麼話都是多餘，因爲
話只能說明能說明的，
更深的意義，更大的眞，
朋友，你只能在我的眼裏，
在枯乾的淚傷的眼裏
認取。

我是個平常的人，
我不能盼望在人海裏

值得你一轉眼的注意。
你是天風：每一個浪花
一定得感到你的力量，
從它的心裏激出變化，
每一根小草也一定得
在你的踪跡下低頭，在
綠的顫動中表示驚異；
但誰能止限風的前程，
他橫掠過海，作一聲吼，
獅虎似的掃蕩着田野，

當前是冥茫的無窮，他
如何能想起曾經呼吸
到浪的一花，草的一瓣？
遙遠是你我間的距離；
遠，太遠！假如一支夜蝶
有一天得能飛出天外，
在星的烈燄裏去變灰
（我常自己想）那我也許
有希望接近你的時間。
唉，癡心，女子是有癡心的，

你不能不信罷？有時候
我自己也覺得眞奇怪，
心窩裏的牢結是誰給
打上的？爲什麼打不開？
那一天我初次望到你、
你閃亮得如同一顆星、
我只是人叢中的一點，
一撮沙土，但一望到你，
我就感到異樣的震動，
猛襲到我生命的全部，

眞像是風中的一朶花，
我內心搖晃得像昏暈，
臉上感到一陣的火燒，
我覺得幸福，一道神異的
光亮在我的眼前掃過，
我又覺得悲哀，我想哭，
紛亂佔據了我的靈府。
但我當時一點不明白，
不知這就是陷入了愛！
『陷入了愛，』眞是的！前緣，

孽債，不知倒底是什麼？
但從此我再沒有平安，
是中了毒，是受了、催眠，
教運命的鐵練給鎖住，
我再不能躊躇：我愛你！
從此起，我的一瓣瓣的
思想都染着你，在醒時，
在夢裏，想夥也夥不去，
我抬頭望，藍天裏有你，
我開口唱，悠揚裏有你，

我要遺忘，我向遠處跑，
另走一道，又碰到了你！
枉然是理智的殷勤，因爲
我不是盲目，我只是癡。
但我愛你，我不是自私。
愛你，但永不能接近你。
愛你，但從不要享受你。
即使你來到我的身邊，
我許向你望，但你不能
絲毫覺察到我的祕密。

我不妬忘，不豔羨，因爲
我知道你永遠是我的，
它不能脫離我正如我
不能躲避你，別人的愛
我不知道，也無須知曉，
我的是我自己的造作，
正如那林葉在無形中
收取早晚的霞光，我也
在無形中收取了你的。
我可以，我是準備，到死

不露一句，因爲我不必
死，我是早已望見了的。
那天愛的結打上我的
心頭，我就望見死，那個
美麗的永恆的世界；死，
我甘願的投向，因爲它
是光明與自由的誕生。
從此我輕視我的軀體，
更不計較今世的浮榮，
我祇企望着更緜延的

時間來收容我的呼吸，
燦爛的星做我的眼睛，
我的髮絲，那般的晶瑩，
是紛披在天外的雲霞，
博大的風在我的腋下
胸前眉宇間盤旋，波濤
冲洗我的脛踝，每一個
激盪湧出光艷的神明！
再有電火做我的思想，
天邊掣起蛇龍的交舞，

雷震我的聲音，驀地裏
叫醒了春，叫醒了生命。
無可思量，呵，無可比況，
這愛的靈感，愛的力量！
正如旭日的威稜，掃蕩
田野的迷霧，愛的來臨
也不容平凡，卑瑣以及
一切的庸俗侵佔心靈，
它那原來青爽的平陽。

我不說死嗎?再不畏懼,
再沒有疑慮,再不吝惜
這軀體如同一個財虜,
我勇猛的用我的時光。
用我的時光,我說?天哪,
這多少年是虧我過的!
沒有朋友,離背了家鄉,
我投到那寂寞的荒城,
在老農中間學做老農,
穿着大布,脚登着草鞋,

栽青的桑，栽白的木棉，
在天不曾放亮時起身，
手攪着泥，頭戴着炎陽，
我做工，滿身侵透了汗，
一顆熱心抵擋着勞倦；
但漸次的我感到趣味，
收拾一把草如同珍寶，
在泥水裏照見我的臉，
塗着泥，在坦白的雲影
前不露一些羞愧！自然

是我的享受；我愛秋林，
我愛晚風的吹動，我愛
枯葦在晚涼中的顫動，
半殘的紅葉飄搖到地，
鴉影侵入斜日的光圈；
更可愛是遠寺的鐘聲
交挽村舍的炊烟共做
靜穆的黃昏！我做完工，
我慢步的歸去，冥茫中
有飛蟲在交講，在天上

有星，我心中亦有光明！
到晚上我點上一支臘，
在紅燄的搖曳中照出
板壁上唯一的畫像，
獨立在曠野裏的耶穌，
（因爲我沒有你的除了
懸在我心裏的那一幅）
到夜深靜定時我下跪，
望著畫像做我的祈禱，
有時我也唱，低聲的唱，

發放我的熱烈的情愫
縷縷青烟似的上通到天。
但有誰聽到，有誰哀憐？
你跽坐在榮名的頂顛，
有千萬人迎著你鼓掌，
我，陪伴我有冷，有黑夜，
我流著淚，獨跪在床前！
一年，又一年，再過一年，
新月望到圓，圓望到殘，
寒雁排成了字，又分散，

鮮豔長上我手栽的樹，
又叫一陣風給刮做灰。
我認識了季候；星月與
黑夜的神祕，太陽的威，
我認識了地土，它能把
一顆子培成美的神奇，
我也認識一切的生存，
爬虫，飛鳥，河邊的小草，
再有鄉人們的生趣，我
也認識，他們的單純與

眞，我都認識。

跟着認識是愉快，是愛，再不畏慮孤寂的侵凌。那三年間雖則我的肌膚變成粗，焦黑薰上臉，剝拆刻上手脚，我心頭祇有感謝：因爲照亮我的途徑有愛，那盞神靈的燈，再有勞苦給我精力，推着我

向前，使我怡然的承當
更大的勞苦，更多的險。
你奇怪吧，我有那能耐？
不可思量是愛的靈感！
我聽說古時間有一箇
孝女：她為救她的父親
胆敢上犯君王的天威，
那是純愛的驅使我信。
我又聽說法國中古時
有一個鄉女子叫貞德，

她有一天忽然脫去了
她的村服，丟了她的羊，
穿上戎裝拿著刀，帶領
十萬兵，高叫一聲「殺賊，」
就衝破了敵人的重圍，
救全了國，那也一定是
愛！因是祇有愛能給人
不可理解的英勇和胆，
祇有愛能使人睜開眼，
認識眞，認識價値，祇有

愛能使人全神的奮發，
向前闖，爲了一箇目標，
忘了火是能燒，水能淹。
正如沒有光熱這地上
就沒有生命，要不是愛，
那精神的光熱的根源，
一切光明的驚人的事
也就不能有。

啊我懂得！

我說「我懂得」我不慚愧：

因為天知道我這幾年，
獨自一個柔弱的女子，
投身到災荒的地域去，
走千百里巇嶮的路程，
自身挨着餓凍的慘酷
以及一切不可名狀的
苦處說來夠寫幾部書，
是為了什麼？為了什麼
我把每一個老年災民
不問他是老人是老婦，

當作生身父母一樣看，
每一個兒女當作自身
骨血，即使不能給他們
救度，至少也要吹幾口
同情的熱氣到他們的
臉上，叫他們從我的手
感到一個完全在愛的
純淨中生活着的同類？
爲了什麽我甘願餔啜
在平時乞丐都不屑的

飲食，吞咽腐朽與骯髒
如同可口的膏粱；甘願
在屍體的惡臭能醉倒
人的村落裏工作如同
發見了什麼珍異？為了
什麼？就為「我懂得，」朋友，
你信不？我不說，也不能
說，因為我心裏有一箇
不可能的愛所以發放
滿懷的熱到另一方向，

也許我即使不知愛也
能同樣做誰知道，但我
總得感謝你，因爲從你
我獲得生命的意識和
在我內心光亮的點上，
又從意識的沈潛引渡
到一種靈界的瑩澈，又
從此產生智慧的徵芒
致無窮盡的精神的勇。
啊，假如你能想像我在

災地時一個夜的看守！
一樣的天，一樣的星空，
我獨自在曠野裏或在
橋梁邊或在牆有幾簇
殘花的藤蔓的村籬邊
仰望，那時天際每一個
光亮都爲我生着意義，
我飲咽它們的美如同
音樂，奇妙的韻味通流
到內藏與百骸，坦然的

我承受這天賜不覺得
虛怯與羞慚，因我知道
不爲己的勞作雖不免
疲乏之體膚，但它能拂拭
我們的靈竅如同琉璃，
利便天光無礙的通行。

我話說遠了不是？但我
已然訴說到我最後的
囘目，你縱使疲倦也得

聽到底，因爲別的機會
再不會來。你看我的臉
燒紅得如同石榴的花；
這是生命最後的光焰，
多謝你不時的把甜水
浸潤我的咽喉，要不然
我一定早叫喘息窒死。
你的「懂得」是我的快樂。
我的時刻是可數的了，
我不能不趕快！

我方才說過我怎樣學農，怎樣到災荒的魔窟中去伸一支柔弱的奮鬥的手，我也說過我靈的安樂對滿天星斗不生內疚。但我終究是人是軟弱，不久我的身體得了病，風雨的毒浸入了纖微，釀成了猖狂的熱。我哥

將我從昏盲中帶回家，
我奇怪那一次還不死，
也許因爲還有一種罪
我必得在人間受。他們
叫我嫁人，我不能推托。
我或許要反抗假如我
對你的愛是次一等的，
但因我的既不是時空
所能衡量，我即不計較
分秒間的短長，我做了

新娘，我還做了娘，雖則
天不許我的骨血存留。
這幾年來我是個木偶，
一堆任憑擺佈的泥土；
雖則有時也想到你，但
這想到是正如我想到
西天的明霞或一朵花，
不更少也不更多。同時
病，一再的回復，銷蝕了
我的軀殼，我早準備死，

懷抱一個美麗的秘密，
將永恆的光明交付給
無涯的幽冥。我如果有
一個母親我也許不忍
不讓她知道，但她早已
死去，我更沒有沾戀；我
每次想到這一點便忍
不住微笑漾上了口角。
我想我死去再將我的
秘密化成仁慈的風雨，

化成指點希望的長虹，
化成石上的苔蘚，蔥翠
淹沒它們的冥頑；化成
黑暗中翅膀的舞，化成
晨時的鳥歌，化成水面
錦繡的文章；化成波濤，
永遠宣揚宇宙的靈通；
化成月的慘綠在每個
睡孩的夢上添深顏色；
化成系星間的妙樂：

最後的轉變是未料的；
天我不逐理想的心願，
又叫在熱譫中漏泄了
我的懷內的珠光！但我
再也不夢想你竟能來，
血肉的你與血肉的我
竟能在我臨去的俄頃
陶然的相偎倚，我說，你
聽，你聽，我說。眞是奇怪，
這人生的聚散！

現在我
眞，眞可以死了，我要你
這樣抱着我直到我去，
直到我的眼再不睜開，
直到我飛，飛，飛去太空，
散成沙，散成光，散成風，
啊苦痛，但苦痛是短的，
是暫時的；快樂是長的，
愛是不死的：
我，我要睡……

十二月二十五日晚六時完成

羅米歐與朱麗葉（第二幕第二景）

莎士比亞著
徐志摩節譯

羅
……………………
啊，輕些！ 什麼光在那邊窗前透亮？
那是東方，朱麗葉是東方的太陽。
升起來呀，美麗的太陽，快來蓋倒
那有忌心的月，她因爲你，她的侍女，
遠比她美，已然憂愁得滿面蒼白：
再別做她的侍女，既然她的心眼不大；

她的處女的衣裳都是綠陰陰的病態，
除了唱丑角的再沒有人穿；快脫了去。
那是我的小姐，啊，那是我的戀愛！
啊，但願她自已承認她已是我的！
她開口了，可又沒有話：那是怎麼的；
她的眼在做文章；讓我來答復她。
可不要太莽撞了，她不是向我說話：
全天上最明艷的一雙星，爲了有事
請求她的媚眼去升登她們的星座，
替代她們在太空照耀，直到她們回來。

果然她們兩下裏交換了地位便怎樣?
那雙星光就敵不住她的頰上的明霞,
如同燈光在白天裏羞縮;同時她的眼
在天上就會在虛空中放出異樣清光,
亮得鳥雀們開始歌唱,只當不是黑夜。
看,她怎樣把她的香腮托在她的手上!
啊我只想做她那隻手上的一隻手套,
那我就得滿搵她的香腮!

朱　啊呀!

羅　她說話了:

啊，再說呀，光豔的安琪，因爲你是靈光
一脈，正好臨照在我頭上，這夜你望着你
正如人間的凡夫在翻白眼，詫異的肉眼，
在驚喜中瞻仰天上翅羽生動的使者，
看他偎傍倦飛的行雲，在空海裏振翮。

朱　啊羅米歐，羅米歐！爲什麼你是羅米歐？
你怎不否認你的生父，放棄你的姓名？
再不然，如果不願，只要你起誓愛我，
眞心的愛我，那我立時就不是高家人。

羅　我還是往下聽，還是就在這時候接口？

朱

說來我的仇敵還不就只是你那門第；
你還是你自己，就說不是一個孟泰谷。
什麼是孟泰谷？那既不是手也不是腳，
不是臂膀，不是臉，不是一箇人身上的
任何一部分。啊，你何妨另姓了一箇姓！
一箇名字有什麼道理？我們叫作玫瑰
那東西如果別樣稱呼那香還是一樣；
羅米歐即使不叫羅米歐也能一樣的，
保留他那可愛的完美，那是天給他的
不是他的門第。羅米歐，不要你的姓吧，

只要你捨得放棄那滿不關你事的姓，
你就有整個的我。

羅

那我準照你話辦：
只要你叫我一聲愛；我就再世投生；
從此起我再不是羅米歐的了。

朱

你是箇什麼人胆敢藏躱在黑夜裏，
這樣胡亂的對我說話？

羅

我有我的名姓；
但我不知道怎樣來告訴你說我是誰：
我的名姓，親愛的天人，我自己都厭惡，

因為它不幸是你的仇敵如果我已經
把它寫了下來，我要一把扯碎那個字。

朱

我的耳朵還不曾聽到那嗓子發出的
滿一百個字，但我已能辨認那個聲音：
你不是羅米歐，不是孟泰谷家的人嗎？

羅

都不是，美麗的天人，如果你都不喜歡。

朱

你怎樣到這裏來的，告訴我，為什麼來？
果園的牆圍是那樣高，不是容易爬過，
況且這地方是死，說到你是個什麼人，
如果我的本家不論誰在這裏碰見你。

羅　憑著愛的輕翅安然飛度這些高牆；
因爲頑石的關阻不能限止愛的飛翔，
愛有胆量來嘗試愛所能做到的一切；
說什麼你的本家他們不是我的阻礙。

朱　他們果真見到你，他們一定將你害死，

羅　啊哈！說到危險，現成在你的眼裏的就
凶過他們的二十把刀劍：只要你對我
有情，他們的仇孽就害不到我的分毫。

朱　我可是再也不願他們在這裏見到你，

羅　我穿著黑夜的袍服，他們再不能見我；

況且只要你愛我，他們找到我又何妨：
我的命，有了你的愛，送給他們的仇恨
還不強如死期的延展，空想着你的愛。

朱　是誰指點了你來找到這裏的住處？

羅　愛指點我的，他打起始就鼓勵我根究；
他給我高明的主意，我借給他一雙眼，
我沒有航海的能耐，可是如果你遠得
如同那最遠的海所沖洗的闊大邊岸，
我爲了這樣的寶物也得忘命去冒險。

朱　你知道夜的幕紗是籠罩在我的臉上，

要不然，知道你聽到我今夜說過的話，
一個處女的羞紅就得塗上我的臉龐、
我何嘗不想顧著體面，何嘗不想否認。
我說過的話：但是夠了夠了您的恭維！
你愛不愛我？我知道你一定急口說「愛」，
我也願意信你的話：但如果你一起誓，
你也許結果會變心，聽到情人的說謊、
他們說，覺巫大聲笑。啊溫柔的羅米歐，
你愛我如是真心，請你忠誠的說出口：
再說如果你想我是被征服得太輕易，

我就來縐起眉頭，給你背扭，說我不幹，
這樣你再來求情；但除此，我再不刁難。
說實話，秀美的孟泰谷，我心頭滿是愛，
因此你也許以爲我的舉止未免輕狂：
但是信任我，先生，信任我這一份眞心
正比一般裝腔作樣的更要來得晶瑩。
論理我不該這樣直白，這不是我始願，
但我自己不會知覺，你已然全盤聽得
我的眞誠的愛戀的熱情：所以寬恕我，
請你不要把我這降服認作輕飄的愛，

要不是黑夜這份心事怎能輕易透漏?

羅　小姐，請指那邊聖淨的月色我來起誓
　　那月把純銀塗上了全園果樹的頂尖——

朱　啊，不要指着月兒起誓，那不恆定的月，
　　她每晚上按着她的天軌亮她的滿闕，
　　正怕你的愛到將來也是一樣的易變。

羅　那叫我憑什麼起誓?

朱　　　　　　　　簡直的不用起誓;
　　不然，如果非得要，就憑你溫雅的自身，
　　那是我的偶像崇拜的一尊唯一天神，

朱羅

我準定相信你。

如果我的心裏的愛戀——

得，不要起誓了：雖則我見到你我歡喜，
今晚上我可不歡喜什麼契約的締合，
那是太鹵莽了，太不慎重了，也太快了；
太像那天邊的閃電了，一霎亮，就完事，
等不及你說「天在閃電。」甜密的，夜安吧！
這箇愛的蓓蕾，受了夏的催熟的呼吸，
許會在我們再見時開成豔異的花朵。
夜安，夜安！我祝望一般甜密的安息與

舒適降臨到你的心胸如同我有我的！

羅　啊，難道你就這樣丟下我不給我滿足？

朱　那一類的滿足你想在今晚上向我要？

羅　你的相愛的忠貞的誓言來交換我的。

朱　我早已給了你那時你還不會問我要：
可是我也願意我就重來給過一次。

羅　你要收回那先給我的嗎？爲什麼了，親愛？

朱　無非爲表示我的爽直，我再給你一次。
可是我想要的也無非是我自己有的。
我的恩情是如同大海一樣無有邊沿，

我的愛也有海樣深；
更多的我施給你，
更多的我自有，因爲兩樣都是無限的。
（奶媽在幕後叫喚。）

羅

我聽得裏面有人叫我；親愛的再會吧！
來了，好奶媽！甜密的孟泰谷，你得眞心！
你再等我一會兒，我就回來，還有話說。
啊神聖的神聖的夜！我怕，怕因爲是夜，
這一切，這一切難說竟是一場的夢幻，
這是甜密得叫人心癢，如何能是眞實？
（朱麗葉重上）

朱　再說三句話，親愛的羅米歐，你非得走，
如果你的情愛的·傾向是完全光明的，
如果你志願是婚姻，你明天給我回話，
我會派人到你那裏去，你有話交給他，
說清白了在那兒什麼時候舉行大禮，
我就把我一切的命運放在你的跟前，
從此跟從你，我的主，任憑是上天下地。
奶（內）姑娘！
朱　我就來了，一忽兒。——但是如果你本無意，
那我求你——

奶　　　　姑娘!

朱　　稍爲等一等我就來了,——
立卽收起你的心腸,讓我獨自去悲傷:
明天我就派人。

羅　　讓我的靈魂借此警醒——

朱　一千次的夜安!

一千次的夜不安,沒了
你的光亮。愛向着愛如同學童們離別
他們的書本,但相離,便如同抱着重書
上學。

朱　　吁！羅米歐，吁！一個養鷹人在呼嘯，
為要從天上招回這「流蘇溫馴」的蒼鷹！
束縛的嗓子是嘶啞的，它不能說響；
否則我就會打開「愛姑」藏匿著的巖穴，
使她震動大空的妙舌也幫着我叫喚，
叫我的羅米歐，直到她的嗓子啞過我的。

羅　　是我自已的靈魂在叫响著我的名字：
夜晚情侶們的喉舌夠多麼銀樣鮮甜，
錯落在傾聽的耳鼓上如同最柔媚的
音樂！

朱　羅米歐！

羅　我的愛？

朱　明早上什那鐘點
你讓我派人上你那裏去？

羅　正九點鐘。

朱　我準不就誤：從現在到明早中間相差
足有二十個春秋。我忘了為什麼叫你
回來。

羅　讓我站在這裏等你記起什麼事。

朱　我記不起不更好，你就得站着等我想。

你知道有你在跟前我是怎樣的心喜。

羅　我也甘願這樣就下去，任憑你想不起，
忘了你別的家除了我倆共同的月夜。

朱　眞的都快天亮了；我知道你早該回去：
可是我放你如同放一頭供把玩的鳥；
縱容它跳，三步兩步的，不離人的掌心，
正像一個可憐的囚犯帶着一身鐐銬，
只要輕輕的抽動一根絲你他就回來，
因爲愛，所以便妬忌他的高飛的自由。

羅　我願意我是你的鳥。

朱　　　　　　　　　密甜的，我也願意：

但正怕我愛過了分我可以把你愛死。

夜安，夜安！分別是這樣甜密的憂愁，

（下）

羅　讓睡眠祝福你的明眸，平安你的心地！

願我是你的睡眠和平安，接近你的芳軀！

現在我得趕向我那鬼樣神父的僧房，

去求他的幫助，告訴他這意外的佳遇。

（下）

奧文滿壘荻斯的詩

Owen Meredith 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一位詩人，他的位置在文學史裏並不重要，但他有幾首詩却有特別的姿趣。我下面翻的一首 The portrait 是在英國詩裏最表現巴黎墮落色彩——"Blasé"的作品。不僅是悲觀，簡直是極不堪的厭世聲，最近代放縱的人道——巴黎社會當然是代表——一幅最惡毒的寫照。滿壘荻斯的眞名是 Bulwor Lytton他是大小說家 Lord Lytton 的兒子。

"The Portrait"小影

半夜過了！悽情的屋內
無有聲息，祇有他祈禱的音節；
我獨坐在衰熄的爐火之邊，
冥念樓上我愛的婦人已死。
整夜的哭泣！暴雨雖已歛息，
檐前却還不住的灑淅；
月在雲間窺伺，彷彿也悲切，
滿面蒼白的神情，淚痕歷歷。

更無人相伴，解我岑寂，
只有男子一人，我好友之一，
他亦因傷感而倦極，
已上樓去眠無音息。

悄悄的村前，悄悄的村後，
更有誰同情今夜的慘劇，
只有那貌似拉飛爾的少年牧師，
她去世時相伴同在一室。

那年青的牧師，秉心慈和，
他見我悲愁，他也傷苦；
我見他在她臨死的祈禱，
他亦陣陣變色，脣顫無度。

我獨坐在悽寞的壁爐之前，
緬想已往的歡樂，已往的時日；
我說「我心愛的人已經長眠，
我的生活自此慘無顏色。」

她胸前有一盛我肖像的牙盒，
她生時常掛在芳心之前——
她媚眼不厭千萬遍的瞻戀，
此中涵有無限的溫情綣繾。

這是我寶物的寶物，我說，
她不久即長埋在墓庭之側；
若不及早去把那小盒取出，
豈非留在她胸前，永遠埋沒。

我從死焰裏點起一盞油燈，
爬上樓梯，級級在怖懼顫震，
我悄步地掩入了死者之房，
我愛人遍體白衣，殭臥在床。

月光臨照在她衣衾之上，
慘白的屍身，無聲靜偃，
她足旁燃有小白燭七枝，
她頭邊也有七燭然點。

我展臂向前，深深的呼吸，
轉身將床前的幔幔揭開；
我不敢直視死者之面，
我探手摸索她心窩所在。

我手下落在她胸前，啊！
草非她芳魂的生命，一展回還，
我敢誓言，我手覺着溫煖，
而且悚悚的在動彈。

那是隻男子的手，從床的那邊，
緩緩的也在死者的前移轉；
嚇得我冷汗在眉額間直灑，
我嚷一聲『誰在竊屍身？』

面對我，燭光分明的照出，
我的好友，伴我度夜的好友，
站立在屍身之畔，形容慘變；——
彼此不期的互覷，相與驚駭。

『你幹什麽來，我的朋友？』
他先望望我，再望望屍身。
他說『這裏有一個肖像，
『不錯有的，』我說，『那是我的。』

『不錯你的，』我的好友說，
『那肖像原是你的，一月以前，
但以他去的安琪兒，早已取出，
我知道她把我的小影放入。』

『這婦人愛我是眞的，』我說，
『愛你，』他說，『一月以前，也許。』
『那有的事，』我說，『你分明謊說，』
他答，『好，我們來看個明白。』

得了！我說，讓死的來判決，
這照相是誰的就是誰的，
如其戀愛的心意改變，
你我誰也不能怨誰。

那相盒果然還在死者的胸前，
我們在燭光下把盒子打開，
盒內寶石的鑲嵌，依然無改，
但只肖像却變成非我非他的誰。

『這釘趕出那釘，眞是的！
這不是你也不是我，』我嚷道——
『却是那貌似拉飛爾的少年牧師，
他獨自伴着她離生入死。』

十二年六月十日

雲遊

一九三二年七月初版

實價　五角

著作者　徐志摩

發行者　新月書店
上海四馬路
北平米市大街



